

影子登山家：夏尔巴人的珠峰传说

◆ 甘子玲

“用生命在工作”

由于常年居住在喜马拉雅山脉两侧的高山地带,大多数夏尔巴人都拥有强壮的体质、强大的抗缺氧能力以及吃苦耐劳的精神。自上世纪 20 年代以来,凭借对珠峰周遭地理环境的熟悉,越来越多的夏尔巴人开始从事挑夫和登山向导的工作。如今,他们依然是珠峰登山者最为熟悉的向导,每支登山队伍里都少不了他们的身影。

有资料曾对他们的工作进行过简单的归类:清理遇难者遗体和生活垃圾的清道夫、负责登山者营地建设的建筑工、负责物资运输补给的搬运工、出现危险时实施营救的急救员以及制订登山路线的领路人。分类未必尽善,但夏尔巴人对于珠峰登山者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4 月 18 日清晨,珠峰南侧发生了一场严重的雪崩,造成 16 名夏尔巴人死亡。尼泊尔登山协会主席说,“这是人类攀登史上最为严重的一次事故”,美联社将 4·18 称为“致命的一天”,但对于那些选择了登山作为职业的夏尔巴人来说,这又似乎只是极为普通的一天,因为他们大多数的工

作必须冒着生命的危险。每年 4 月下旬到 5 月下旬,当珠峰迎来第一个登山季,夏尔巴人也迎来了最忙碌的时候。他们要在海拔数千米的山腰上插放路标、运载设备、清理冰裂缝、搭建金属梯和建设营地,有时甚至要在毫无安全装备的情况下,冒着生命危险为外国登山者架设长达 7000 米~8000 米的安全绳。

尼泊尔官方提供的数据显示,几乎每年都有夏尔巴人在为商业登山者修路或提供补给的过程中失去生命。有夏尔巴人在接受采访时也谈到,夏尔巴人会经常面临雪崩、掉入冰川裂缝等危险情况。“夏尔巴人通常还会在自己的背上携带很重的行囊,当我们面对高海拔问题的时候,也很难前行很远,真的不容易。”以生命为代价投入登山工作的夏尔巴向导曾创下过众多令人至今景仰的纪录,拥有世界上成功攀登珠峰和无氧登顶珠峰最多

1953 年,新西兰人首次登上珠穆朗玛峰,登顶世界之巅的梦想变成了现实。此后 60 余年间,不断有人尝试和挑战登顶珠峰,并刷新着各种世界纪录,在珠峰登顶者中,甚至还有七旬老人。不

的人数,但另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则是,他们还拥有着世界上最多的珠峰遇难人数。

“珠峰经济”的局外人

对于夏尔巴人来说,从事为登山队提供向导和后勤服务的工作可以获得颇为丰厚的收入回报。有数据显示,一名普通的登山向导在珠峰“登山季”能获得大约 5000 美元的收入。对于居住在尼泊尔边境地区的大多数夏尔巴人来说,这几乎是一个天文数字,因为尼泊尔 80% 的人口从事农业,国际基金与货币组织的官方数据显示,尼泊尔 2012 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还不到 700 美元。有夏尔巴向导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按尼泊尔政府规定的登山补给品负荷标准计算,一名夏尔巴人每攀登珠峰一次,可以赚到大约 125 美元。尼泊尔政府规定,一名登山者可以背负大约 9 千克的补给品,但夏尔巴年轻人为了多赚钱,背负的补给品重量往往会增加一倍。

近年来,由于登山队、旅行社、登山服务公司、专业向导提供了事无巨细的后勤服务,攀登珠峰几乎衍生出一条清晰的产业链。珠峰商业项目的开发和登山需求的增加,也使得担任向导的夏尔巴人变得更为重要。有数据显示,今年有 334 名外国登山者获批攀登,而他们大约需要 400 名夏尔巴人的帮助。

据报道,产业链条下的“珠峰经济”每年能给尼泊尔带来数千万美元的增收,但巨额的财富似乎并没有给夏尔巴人的生活带来质的改变。在 4·18 珠峰雪崩灾难过后,尼泊尔政府提出给每位遇难者家属发放 4 万卢比(约合

过,在所有这些光鲜和荣誉背后,都离不开夏尔巴人如影随形、默默无闻的帮助,或许可以说,没有被称为“影子登山者”的夏尔巴人,绝大多数人登顶珠峰会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408 美元)作为补偿,这直接引发了夏尔巴人的强烈不满。随后,他们通过代表向尼泊尔政府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包括向每名死伤者家属支付 1000 万尼泊尔卢比(约合 64 万元人民币)的赔偿金;将向导收入从占珠峰商业开发收益的 5% 提高到 30%,并改善工作条件。夏尔巴人还要求,赔偿金必须在一个星期内兑现,否则,他们将采取罢工等行动抵制珠峰“登山季”。从公开的资料看,这可以算是夏尔巴人近几年来最强烈的一次发声,而以往更多时候,人们对夏尔巴人的关注总是与登山者联系在一起,很少涉及更细的层面,比如他们的利益诉求和生活境况。

早前有夏尔巴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夏尔巴人来说,登山是非常必要的工作,因为只有当向导才能挣钱,我知道攀登珠峰可以刺激尼泊尔的旅游产业发展,但我认为这不是全部,大多数夏尔巴人虽然从事着登山远足的工作,但我们的生活并没有因此改变多少。”

著名登山家阿帕·谢尔巴为了能让孩子获得更好的学习环境,早已移居美国,目前经营着一家户外服装公司,也从事登山教练工作。2009 年,他以自己的名字成立了一家基金会,致力于改善尼泊尔的教育和经济状况。

“山是夏尔巴人的一切”

事实上,夏尔巴人与山的历史渊源非常久远,并不只局限在挑夫和向导的角色中。他们还拥有引以为豪的登山家。夏尔巴人的先辈丹增·诺盖有“雪山之虎”之称,是世界上最早登上珠峰的成员之一,和他一起登顶的新

西兰登山家埃蒙德·希拉里就曾说过“没有丹增,就没有我”。登山家阿帕·谢尔巴的成就也令人难以企及,他至今仍保持着自己创下的登顶珠峰次数最多的世界纪录——21 次。

世界了解夏尔巴人,大多源于登山,对他们的文化则知之甚少。53 岁的拉卡帕·索亚姆年轻时也曾做过登山向导,十年前,他在一个海拔超过 3440 米的山腰上建立了一座独一无二

的夏尔巴登山博物馆,目的只是想传承夏尔巴文化和精神。在他眼中,夏尔巴人与山有着独特的缘分和深厚的情感,夏尔巴人与山并存,是山给了夏尔巴人荣誉。“这里的山是夏尔巴人的生命,夏尔巴人的灵魂,夏尔巴人的一切”。

而近几年,珠峰的商业化开发也让夏尔巴人有了新的情感体验。美国《纽约时报》指出,随着越来越多业余登山者的到来,夏尔巴人正在适应更慢的攀登速度、拥堵的冲顶旅途,以及越来越多的装备。还有评论认为,商业化侵蚀了珠峰的神圣,旅游业的开发让攀登珠峰的价值大幅度贬值。

不过,对于夏尔巴人来讲,他们更关心另一个严峻的现实,那就是来自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登山家阿帕·谢尔巴曾公开表达过这样的担忧,气候变化正在使得这座世界上最高也最危险的山峰变得不再适合攀登。“1989 年,我第一次登上珠穆朗玛峰,那时山上积雪厚重和冰。但现在许多地方都裸露着岩石。这种情况会造成更多的岩石崩落,给登山者带来更大的危险”。

一直以来,阿帕都非常关心喜马拉雅山的气候变化。在第 19 次登上珠峰时,他曾将世界自然基金会“防止气候变化,守护喜马拉雅山!”的活动标语亲自带上珠峰,还和登山队将登山途中发现的 5 吨垃圾一点一点搬下山。他最近的一次珠峰探险也是希望能呼吁更多人来关注全球气候变迁对喜马拉雅山的影响,在个人网站上,他写道:“我能登上圣母峰 21 次心怀感谢。”

摘自《看世界》2014 年第 10 期

罗斯福和他的特使们

[美] 迈克尔·富利洛夫

40.多诺万帮助很大

多诺万他自己十分明确他自己在说服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过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如同他 12 月份对他所见过的英国官员所言可以知道。“毫无自我夸张地说”,一位官员不吝笔墨地写道,“他接受对自己的褒奖,因为他在新英格兰的行程中,对促成驱逐舰基地协议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多诺万似乎对记者们也透露了他帮助达成了这笔交易。

多诺万的使命和驱逐舰的转让确实看上去有所关联。富兰克林·罗斯福于 8 月 13 日决定达成这笔交易,这一天恰好是他和多诺万一同巡视回到华盛顿的日子。处在谈判中心的洛西恩勋爵认为,多诺万帮助很大。英国秘密情报局认为,如果没有多诺万,这在当时是不可能发生的。多诺万乐观的一手资料很可能鼓动富兰克林·罗斯福冲破了心理防线;即便总统是因为其他方面的进展做出的决定,多诺万的汇报也让他更确信驱逐舰的使用正得其所。

尽管如此,但是关于具体细节的谈判拖延了时间,甚至到了 1940 年末,也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驱逐舰能够投入英国舰队服役。被转让的驱逐舰发挥了积极作用,它们和德国潜艇对战,对商船进行护航,以及在英国的海岸线巡逻。但是,转让美国驱逐舰给英国这种协议主要的作用不是军事上的,而在于其象征意义,向轴心国和全世界发出信号,展现新的英美亲密关系。这显然是英国的期盼。8 月底,温斯顿·丘吉尔在英国下议院演说结束时这样总结道:大英帝国和美国,这两个英语民主政体的伟大国家,将不得不在一些事务上以某种方式合作,从而发挥双边和总体上的优势。从我们自己这方面来说,展望未来,我认为这次合作没有任何隐忧。我无法阻止这一趋势,也没有人能阻止。就如密西西比河,它川流不息,一泻千里。奔腾的河水,势不可挡,不可逆转,满怀仁慈全速向前,奔向广阔的天地,奔向美好的明天。

但是,多诺万收获的也不全是正面的。同



萨姆纳·韦尔斯使命一样,多诺万使命也造成了外交圈的不满,尽管这次感到不满的是乔·肯尼迪。一位内部人士把多诺万和乔·肯尼迪之间的纠葛比喻为“郁闷的猴子之间的胡闹”。在多诺万离开英国一周后,乔·肯尼迪就因一则报纸上新闻愤怒地向国务卿科德尔·赫尔投诉。该新闻爆料说:“一名‘罗斯福秘密特使’会见了首相并向白宫发回报告。”“最起码……也应该让美国驻伦敦大使。”乔·肯尼迪写到,“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完成这项任务是他应该做的事情……现在,可能有一个不错的理由来解释为什么要绕过驻伦敦大使……但是,我不喜欢这种做法。要么让我来干,要么我就辞职。”肯尼迪于 10 月底直接在白宫向富兰克林·罗斯福就该问题进行了投诉,但是总统立刻否认了一切,将一切归咎于诺克斯和国务院。这是总统典型的一贯做法。因为个人特使是非正式的,是可以否认的,就这样,富兰克林·罗斯福把肯尼迪留在了自己的阵营中,直至 1940 年总统大选。

大选之后不久,肯尼迪便辞去了他的职务。比尔·多诺万则被英国政府很是看好,亚历克·卡多根爵士建议洛西恩勋爵在适当的时候给以暗示,欢迎多诺万成为下一届大使。最后,这个想法没有成功,因为外交部认为,“通过在美国详细解释我们的理想和追求,多诺万上校可以为我们起到更多的积极作用,正如在他访问英国之后一直所做的那样”。

就比尔·多诺万旨在调查英国局势的这次外交使命而言,其好处明显大于他对乔·肯尼迪的尊严所造成的损害。富兰克林·罗斯福是一个酷爱信息的人,尤其是当这些信息是被人亲自采集到,并证实了他自己的偏好的时候。就本例而言,比尔·多诺万展现了他的同僚埃德加·莫勒所说的“一名律师的能力:从米糠中筛出米粒”,并向总统提供了生动的,及时的和周到的情报。他访问伦敦时正值丘吉尔面临的头两次重大转折,并促成了逐渐强硬的美国政策。富兰克林·罗斯福显然对多诺万的工作颇为满意,很快总统就委派给比尔·多诺万一个更为重要的使命。“疯狂的比尔”总是对世间的争斗乐此不疲。

明起连载《牙齿与健康》

3.鼾声如雷吓死狗

甘家又吵架哪!当家人甘打雷,腿粗臂粗脖子粗,胖胖墩墩,五短身材;老婆陈招娣,细手细脚细腰身,高过丈夫半个头,一肥一瘦,一矮一高,对比鲜明。

甘打雷是清洁工人,司职捡粪便,倒马桶,妻子当助手。这份工作的特点是不怕脏,不嫌臭,出大力,起身早。天蒙蒙亮,推出粪车,甘打雷高叫一声“拎出来”,如雷贯耳,夫妻二人拎起各家门前的马桶,将粪便倒入车里,再推动粪车,“咯噔咯噔”碾过凹凸不平的路面,转向另一条弄堂。

棚户区人多半有绰号,往往与职业有关,而“打雷”这称呼是个例外。老甘身体壮实,肺活量特大,嗓门洪亮,声若铜钟,入睡时,鼾声如雷,热天睡在户外,一条弄堂皆可耳闻,因而得此绰号。他对此绰号甚感几分骄傲,男子汉,呼噜打得响,身强力气壮嘛!他曾自诩地夸耀:“不是吹的,我打呼噜吓死过一条狗!”

听者半信半疑,有人向他老婆求证,陈招娣慢声细语地说:“有那么一回事……”她如实地出“吓死狗”的始末:老甘来上海谋生前,那年的夏天,曾在县城一家单位食堂里做帮工,午饭后,打扫揩洗完毕,挪过两张八仙桌,拼拢,准备午睡,为了图凉快,将食堂的弹簧大门敞开少许,两扇门中间放一小凳,几寸宽的门缝,灌进来“飕飕”的穿堂风,好不惬意呀!在他熟睡时,一条狗寻食而来,顶撞门缝间的小凳,伸头欲进。真是无巧不成故事,这时,老甘一声“呼噜”,惊天动地,吓得狗儿回头逃遁,哪知两扇大门随之收拢,夹住它的头颈,屋内人的鼾声不断传来,门口狗的四爪挣扎后退,殊不知,越后退,门缝越窄;愈挣扎,夹得愈紧,连吠声也发不出来。不需几分钟,狗命呜呼!

狗的死因,确与鼾声有关,至于说是“被打呼噜吓死”,未免言过其实耶。

甘打雷年过不惑,成婚多年,未得子女,“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种传统观念,在他思想里根深蒂固,早先不觉得,岁数上身了,不时担心会成为“绝户头”,碍于妻子与自己同甘共苦的情分,平日很少提及。其实他的

心思妻子明白八九,心中也暗暗着急,只是光急不淌汗。

倒马桶工作虽辛苦,但时间很宽余,粪便送至紧挨河边的粪码头,放入粪池,流进菜农的运粪船后,取河水把粪车清洗干净,便收工回家,从起床到收工,不过四五个小时,半日忙碌半日闲。忙碌时,夫妻俩同心协力;空闲时,夫妻俩常常拌嘴,究其原因,不外乎丈夫的不良嗜好。甘打雷一是香烟不离嘴,每天至少三包“老刀牌”,那时烟卷不带过滤嘴,两支连接,叼于嘴角,抽完,再接,很少用火柴,上、下嘴唇烙出两片褐色的茧疮。老婆没好气地责问:抽烟有啥好处?他说,干活时解臭气,不干活解厌气,横竖有理;二是下午不出车,赌桌天天坐,小麻将输赢不大,可他牌术欠佳,输多赢少,时而把老婆藏于枕下、箱底的余钱,翻出来输个精光。为此事,两口子没少吵架:“你干吗偷偷摸摸地拿我的钱?”

“说话不怕闪舌头,明明是我苦来的,怎么成了你的钱哪?!”

“我哪天不跟你一道出车?摊份有我一半,你那一半,早被你抽烟、赌博花光啦!”

“什么你一半我一半的!你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夫妻俩哪能分得这么清?”

“那好,明早我不跟你出车啦!”

“不跟我出车!你干啥?”

“啥也不干,你挣钱养活我。”

“这不行!”

“不行也得行!”

甘打雷一时语塞,可他无理也不服软,吵急了,香烟一甩眼一瞪,食指点近老婆的鼻梁,说:“嚷嚷个啥!母鸡窝孵不下蛋,你还有脸管我。有能耐,给我甘家生个孩子,我就戒烟戒赌。”戒烟、戒赌与生孩子,不搭界的两码事,老甘偏偏硬往一起连,而且连得气壮如牛。陈招娣听后理屈词穷,像是犯了天大的错误,期期艾艾地抹眼泪……

老杨妻疾步起来劝架,见此情景,上前劝说双方少说两句。甘打雷就坡下驴,点烟,不语;陈招娣抽抽噎噎,止不住泪水直流……好说歹说,老杨妻把陈招娣拉到自己家中。

朱家湾往事

许成章

